



中國經濟衰落的原因

邢墨卿

一 地大物博與資源不足

自

十九世紀後半以來，我國成了列強帝國主義爭霸的中心，一

時幾因此而陷於瓜分的厄運；推厥由來，實緣我國的經濟資源在各國具有重大的價值。我國一向以地大物博自誇，各國亦以爲我國的資源，殆無盡藏，可以資其開發。可是到了近來，國內却漸感原料食料的不足，此種物資的輸入，大有逐年增加的傾向，致

大多數國民痛感生活的困難。結果，四百萬餘的僑民，不得不留之於海外，而在國內，則土匪、共匪、流氓散遍各地，不僅擾亂國內的安寧，而且封建軍閥等的野心家且利用之以爭權奪地，成爲和平統一的一大障礙。原來我國的國家組織，尚未完成爲近代意義的國家，一般國民俱極端諱言政治，要建設以政治來保護國民生活那種鞏固的社會組織，政治就不免易於成爲一部野心家爭奪政權的工具。在

一般人民，還沒有自覺，甘心爲野心家所利用的時候，國內的秩序就決不會確保安寧。我國之所以連年動亂頻仍者，其原因卽在於此。

這樣，我國的物資，在今日，已不足以維持其人口，而苦於人口的過剩；不僅食料缺乏，即工業原料的一部分，亦多仰給於外國。農業的開發，在最近的將來，殆毫無希望。我國一向採取極端的重農主義，以農業爲立國之本，卽至今日也還不脫是一個農

業國，人口雖多，若與面積一比較，則還不能算是過剩；然而近來，不僅米、麥、砂糖及其他食料，俱有賴於外國的供給，即棉花、煤炭、煤油等天然原料，亦有自外國輸入者。據一九二五年的貿易統計，輸入品中，二十四%為食料，原料則占二八%，足徵上述的傾向，已有增進之勢。我國幅員廣袤，天然原料本來是取之不盡，而近來之所以不能自給，不得不有賴於外國的輸入者，實為人口逐年增加，致國民生活的程度漸次提高，而國內的生產却不能與之相伴之故。即我國今日的人口過剩，乃係生產的增加趕不上人口的增加，即自然界的生產力，不能加以充分的利用所致。蓋經濟資源雖然豐富，但若不圖開發利用，一方面人口又無限的增加，則當然會造成人口過剩的現象。祖述馬克思主義的學者都以為人口沒有絕對的過

剩，只有相對的過剩，而其原因則在於資本主義過於發達，以致雇用勞動者的資本的增加率，不及人口的增加率之速。可是我國的人口過剩，則完全與此不同，在某種意義上，反是資本家的生產尚未發達的結果。像我國那樣耕作地非常廣大的農業國，生產之所以不能發達，且致食料亦不能自給者，其間實另有許多原因；概括的說起來則為：第一、國家施政不得其宜；第二、天災不絕；第三、經濟組織上有許多的缺陷等等。

二 消極政治之弊

原來我國的重農政治，一向是頗有點趨於極端的，一切政治俱以農業為基礎；如租稅賦役的義務，亦僅賦課於農民，延至後世，乃致農民非常疲敝；而一方面，則又因崇農抑商政策的結果，使百貨不得暢其流，而妨礙

了農業的發達。加以昔日的政治，大都非常消極，不能給一般農民以生活的保障，而致他們發生了一種消極的心理；土地生產力雖然很豐富，但他們以為與其進而努力於資源的開發，毋寧保守其既得的財富，終則農業的發達，乃益加無望。現在我國每一農家所有耕作地的面積，若與日本相比，北部至少約六七倍，即中部南部亦在二倍以上，而農家經濟却極貧弱者，就是因為農民富於保守，不知改良耕種的方法，到現在還以原始的方法來應用，致收穫率不能增加。江蘇為我國棉花的主要產地，但現在的收穫率，每一英畝不過二百磅以至二百五十磅，與美國的一英畝四百磅以至六百磅相比，相差何啻霄壤。近年在上海附近，因為外人紡績業的影響，產量頗有增加。日本的米作，逐年加以集約的科學的經營之後，收穫率增高

到每一畝四五石的很多，全國平均起來，現今已到一石八斗餘。而我國的稻田，即在長江沿岸肥沃之地，達一二石以上的還很少，全國平均起來，恐怕還不到一石。依據此種事實，足徵我國農民的經濟，大都是立腳於自足的消極主義的。

總之，我國的所謂農本政治，一向是非常消極，僅以使國民差堪溫飽為主眼；所以雖然曾經施行種種農業政策，但很少積極的設施，以求生產的增加，從而對於灌溉排水那種農事經營上最重要的設施，殆無人顧及。結果，河川的堤防，也不加注意，一旦傾圮之後，就聽其自然，不加修理，因此全國各地，水旱天災，年年不絕，飢饉襲來，哀鴻遍地。即如前幾年北方幾省鬧飢荒的時候，相傳有二千萬的飢民。如果施設完整的治水工事，則我國的新耕地，必定有可驚的數

目，在農產額上，亦必有空前的增加。試看年前借美國資本治理淮河之後，新耕地據說增加了九十萬畝。又如安徽北部，因為那裏到現在還存有團結各村，每戶派出一人以修築堤防的美風，故在長江沿岸，為著名的產米之地，其米的供給力為全國第一。

因施政不得其宜，而妨礙農業的發達的第三種事由，為租稅制度上的缺陷。我國的租稅體系，向以消費稅為中心，次之始為地租，因之，租稅的負擔勢必偏於一方，僅課之於農民。在耕作地上課以極不公平的煩雜的地租，土地的負擔已經很重，而當土地生產物販運於各方的時候，則有種種的苛捐雜稅；如抵通商口岸之時，有苛重的釐金或常關稅的負擔。在出埠之際，向外國須納輸出稅，向國內則有移出稅，倘若搬運至另一通商口岸，則又課以沿岸貿易稅；迨及到了消

費地，又必須負擔銷場稅或落地稅。總之，貨物每次搬運，就得課以租稅，致負擔愈益加重。這樣，政府既自己阻止國內物資的交易，則其不能促生產的發達，自不免為當然的歸結。至如對於輸向國外的輸出稅，在如我國那樣以農產物的輸出為主的國家，銷路競爭比較的不大激烈，或許不能指為自殺的制度；但是因為這種輸出品，並不是他國所沒有的獨占品，故競爭上的不利是當然的。總之，在農民階級極端消極的我國，若不極力使生產物有利的銷路，以刺戟農民的生產，則生產的增加，究竟是有點困難的；而如國內生產品銷路的梗阻，則又完全無異於一種經濟上的自殺舉動。還有，在我國尚有抱保護貿易思想者，以為對天產品的輸出，加以課稅，足以使國內原料的供給格外豐富，藉以振興國內的產業；可是這從經

濟上觀之，終不免是一種笨法。因為單是爲了保留原料品於國內，而設定輸出稅，不僅未必能使國內的產業發達，而且在我國那樣經濟幼稚的國家，反會使原料的生產日趨衰落的。

三 禁止米糧出口

禁止米糧出口，爲我國所採的最笨的政策。向來我國不僅禁止米糧之輸出於國外，有時在國內也禁止米糧輸出於外省；而且不限於本國米，即如外國米一旦輸入之後，就禁止其再度輸出。這種政策的旨趣，實不外是要確保政治上的秩序，並救濟人民；因爲穀價若一騰貴，則飢民叢生，動輒暴動，故政府不得不防微杜漸，而出此下策。固然，在日本，明治初年也曾施行同樣的制度，在朝鮮，也有這種制度，即至現今，一旦到了凶年，暫時的禁止米糧的輸出之例，在各國

也不是絕對沒有；然如我國這種政策成爲永久的制度者，現在却完全找不出其相同的例子。因爲此種制度，只是一種姑息的治安政策，在昔日國際交通尚未發達的時代，自有其相當的價值；但時至今日，海外交通已很便利，此種政策已不適用，倒不如撤廢之以刺激生產，反能使國內米糧的生產量得以增加。如過去的朝鮮，就是個很適當的例子。至於在國內各地方間，禁止米糧的自由交易，使互相形成經濟的孤立之勢，以致以自給經濟爲必要，則其弊更大。何以呢？因爲其結果，可助長各地方的分權，致統一更難實現，此外又可妨害分工的發達，並阻礙國民經濟的發達。我國因爲有這種制度，所以近年米糧的生產，往往有減少的傾向，在從前輸出很旺盛的農產物，現在也不絕地受了這種政策的壓迫。在這種制度沒有撤廢

的時候，農民雖勤勉努力，然其生產物一旦超過國內或地方的需要，則米價却因此暴落，而脅迫他們的生活。農民不敢努力，僅以自給的生產爲滿足，實是勢所必然的。所以廢止這種政策，平日儘可能的促農民之生產增加，而使輸出興盛，因以提高國富，俾培養實力，以備凶年能够從外國輸入大量的米糧，而謀生活的安定，這種打算，在今日的我國，實屬必要。在我國，因爲沒有足以代表農業利益的大地主那樣有力的支配階級，所以乃有壓迫農民階級，如禁止米糧出口的那種制度；然因爲我國的農業，沒有大地主的跋扈，如我們所見於歐洲諸國那樣，而大體都爲自耕農，故廢止這種破壞農業利益的制度，實爲最重大的生產政策，同時也就是社會政策。

現今的中國，雖感米糧的不足，但

若米糧出口的禁令，一旦取消，則生產上必有很大的增加，是毫無疑義的；同時，我們的近鄰如安南、暹羅、及緬甸一帶的米的供給力，每年有二三十萬石之多，而其米又適合於我國人的胃口，故我們不如輸入低廉的米以爲己用，而輸出本國米以牟利。現在的朝鮮就是這樣，一方面從滿洲輸入低廉的粟米，一方面將其所產的米供給日本內地。在國際交通已經發達的現代，這是一種可取的經濟政策，足爲解決我國食料問題的要諦。

四 交通制度之不備

使我國農業不能發達的第二種障礙

，乃是交通制度沒有進步；其中，直接與生產有重大的關係者有二點：一、爲交通通信機關之不備；二、即貨幣度量衡制度之紊亂。大凡生產的發達，須以交通通信機關的發達爲其重要條件，是不待論的；如此大國，全國的鐵路哩數，到現在還不過七千數百哩，可知其如何妨礙生產的增加了。我們只消考察一個地方，一經敷設鐵路之後，則那地方的農產物就會增加起來，即可證明。貨幣度量衡的統一，在貨物之社會的移轉上，更爲不可缺的手段；可是在我國，却沒有劃一的制度，各地方都不相同，以致國內的交易，也有如對外兌換那樣的須擔心危險，其大有妨礙於交易的發達以及生產的增加，當然是不消說了。

五 行會制度之弊

使生產不能發達的第三種障礙，是

經濟組織上的缺陷；這便是爲今日我國經濟組織中堅的行會制度。行會制度，在我國那種國家組織尚未完整的國家，固然是擁護國民經濟之唯一的城寨；因爲有了這種制度，經濟力量雖不充足，也得藉此以維持工商業。可是一利必有一弊，尤其是因爲行會限制加入者的人數，且嚴禁相互的自由競爭，獨占一定的事業，以致大有礙於產業的發達，如歐洲中世，就是這樣的情形。這種獨占制度，在交通尚未發達的中世都市的經濟時代，雖有其存在的價值，但一到了經濟社會漸次進步的今日，尤其是交通事業已經非常完備，此種制度之不能適應時勢，是當然的；即如歐洲中世的基爾特制度，一到近世，因爲周圍的經濟關係已經顯著的激變，而基爾特仍舊自鎖其門戶，極端的發揮其獨占制，遂致不得不趨於消滅。我國的行會，

尤其是工商業者以同行爲中心的行會，其極端的發揮獨占制，與歐洲的基爾特實絲毫無異。所以因爲他們幾乎完全壟斷物資的供給，而保獨占的利益，遂使生產事業乃愈益不能發達。

輓近我國的固有產業如絲業、糖業、茶葉業之日漸衰落，行會制度之弊，實爲其主要的原由。如糖業，其生產額在今日至少尚有四億斤，而在五六十年前的時候，則供給國內需要之餘，尚有不少可以輸出於國外，如一八八四年，其對國外的輸出額，有一億五千七百萬斤之巨，其輸出於日本者，到明治三十二年爲止，每年總有四五千萬斤；然而自此以後，即漸受外國糖的壓迫，到了今日，則不僅不能再供給外國，而且每年約有六七億斤的砂糖須仰給於日本、香港、爪哇等地了。就生產地而論，在我國實在非常廣大，單是甘蔗糖，在廣東、

福建、廣西、四川、江西都有遼闊的製造地，然而竟陷於如此的悲境者，雖然另有種種原因，而其重要原因之一，則爲行會制度所生的積弊。原來糖的製造，雖向爲種植甘蔗的農民之副業，但後來則種植者與製造業者，漸次分離，一部分移於大地主，大部則操於糖商之手。他們預先借款給農民以收買甘蔗，所以普通供給原料者，不是佃戶就是預借耕作費的農民，其間差不多都有一種主從關係。他們（製糖業者）第一爲出借土地給佃戶的地主，徵收其耕作地所產甘蔗之一成乃至一成半以爲租費；第二爲出借耕作費的資本家，徵收其借款的一成乃至一成半爲利子第三；爲製糖業者，徵收種蔗者所提供的甘蔗之五成乃至六成，以爲製糖之用。這樣，他們的所得頗大，而種蔗者則所得無幾，結果，土地當然沒有能力去改良，而且

萬一不能償債的時候，尤不得不淪爲奴隸。糖商勢力之所以致此，推原其故，究竟是他們組織行會的力量。因爲他們互相團結，禁止相互的自由競爭，以壓迫種蔗者而獲獨占的利益，遂致耕作上不能有所改良，收穫率也日趨減少；於是一般稍占獨立地位的自耕農，乃都放棄其種蔗的事業，而種植別的農作物。國內生產一減少，品質優良，價格低廉的外國糖，就乘機侵入。如茶業與絲業，昔日我國豈不是曾經獨占世界市場嗎？每年的輸出額，俱非常之巨。而現在呢，則前者爲印度錫蘭茶所壓倒，後者爲日本生絲所侵奪，海外的輸出額一年不如一年的減少下去，歸根結蒂的說起來，實是行會制度之積弊所致。

六 未開發的經濟資源

如上所述，我國生產之所以至今不

能發達，實緣於有許多歷史的事由與障礙；在這樣的狀態之下，他方面人口逐年增加起來，其必至漸感物資的不足，自爲當然的歸趨。然而只觀察現於表面的一面事實，就以爲我國的經濟資源，已經枯竭，則未免是一種杞憂。我國的固有產業，因爲有如上所述的種種宿弊，所以一受外國品之激烈的競爭，就馬上感到莫大的脅迫。一方面重要產業如茶葉糖業，日趨衰落；他方如五穀，亦因銷路的梗阻而不能刺激生產，致低廉的外國品的輸入，隨著國內需要的增加，而愈加旺盛，使米穀的種植，亦感脅迫。於是一部固有的農產物，乃日趨於衰頹的運命。但是這種現象，若自產業上的另一方面觀之，却還是受其他有利的農作物所侵害的結果；所以他種農產物實有可驚的發展。如豆類、豆製品、落花生、胡麻、粟及高粱之類，

近年生產有顯著的增加，其輸出額亦有可驚的增進。由此觀之，我國的輸出貿易，現在尙仍以天然物品占多數，據一九二五年的貿易統計，輸出品占八三%爲原料及食料，製造品僅占一七%。所以實際上，近年我國之感食料不足，不過是因爲與外國品競爭失利，致生產量減少，沒有競爭關係的新農作物，依然是能夠發達的。

這樣，可知我國食料之所以不足，乃是基於上述的原因，而決不是人口過剩所致。因爲生產不發達，一方面人口又增加不已，始造成人口過剩的形態。實際上，我國的經濟資源，單從土地生產力而觀，也還有相當偉大的力量。全國的大半，都爲平原，比較的礪确之地是很少，地質差不多都可以說是肥沃的。只要經營方法，加以改良，治水事業加以整頓，則可以利用的土地，必定有可驚的面積。不

僅滿洲蒙古新疆一帶有許多荒地，即在本部十八省之內，也還有許多可耕的土地。至於已墾之地，因爲一向是採取姑息的方法，所以生產力少，然若使生產物有適宜的銷路，以刺激農民的生產，則其生產力也一定能夠有所增加。如近二十餘年來，因爲我國及日本，棉花的需要，急激增加，所以我國的棉產額，乃有空前的增加。如天津一帶，從前是幾乎沒有棉作地的，所以在一九〇八年頃，其輸出額，不過三十餘萬斤，可是到了民國元年，就一躍而爲四千二百萬斤，其後因地方需要的增加的結果，輸出雖然沒有增高，而那地方此種物資的集散額，則竟達七八千萬斤。大豆原爲滿洲的特產物，然在日俄戰爭之際，滿洲的大豆一時不能輸出，乃刺激了湖南湖北地方之大豆的生產，結果致漢口大豆的集散額，乘勢提高，原來只

五千萬斤，現在則已超過三億斤了。

還有如胡麻，在二十餘年之前，在漢口的集散額，只四五千萬斤，然一旦德國加以利用，輸出於德國以後，立刻就達到二億數千萬斤之巨額。這樣，我國的農民，雖一般都抱消極主義，但若能使其生產物有有利的銷路，以刺激農民的生產，則無形中便會使生產增加；固然，如上述那樣的生產額增加，實際上總不免多少侵害其他農業物的生產。但是據當時同一地方農產物的集散額而看，則可知其影響，並不甚大。單是替生產物開有利的銷路，生產就能這樣的增加起來，所以倘若將上述的妨害生產發達的種種障礙，漸次改革，則在我國的生產上，必能發生一大革命。從前我國所聘棉業指導顧問美人喬勃生氏，曾作一文，發表於北平報紙，關於我國棉花的將來，他說：『中國的棉產額，現

在雖尚只八億斤，但將來，必定與美國躋於同等地位，是無疑的。因為現在中國的棉作地域，差不多相當於美國年產十億斤乃至十七億斤的得克塞斯州的二倍以上，還有其他的許多適於種棉的土地，同時其所受自然的天惠，美國究竟比不上中國。在美國，不僅勞動供給的關係上，其收穫量須受限制於某程度，而且灌溉頗不便利；因為美國必須賴天然的水，所以在其成長的時候，倘若雨量不足，或分布不平均，就難免使收穫量趨於減少。而在中國，則有分布廣遍的灌溉組織，且可以施集約的農法，在如此有利的條件之下，將來在相同的面積上出產二倍於美國所能產的棉花，實是容易的事情。』倘斯言不錯，則從土地生產力以觀，我國的經濟資源，實比美國為優。

至若寶藏於地下的資源，尤其不可

勝數，據德人李希脫所說，山西的鐵礦，其數量足供全世界的需要，支持百年；英人特萊克之推算我國炭量為九千九百六十六億噸，雖不過是一種臆測，但實際上考察起來，則鐵礦有湖北的大冶、安徽的桃冲山、山東的金嶺鎮、遼寧的本溪湖及鞍山。江蘇的鳳凰山、直隸的龍關及烟筒山。煤炭以遼寧的撫順及直隸的開灤為首，這所謂一國工業之原動力的鐵礦與煤礦，不僅在東三省、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江西、湖南一帶，不可勝計，還有在交通未關的內地也有無數存在，這是顯然的事實。惟因此種事業，企業上的危險率較大，同時又必須要巨額的資本，且以交通的便利為根本條件，所以豐富的資源，不能開發；已在開掘中的差不多俱有賴於外國資本，除交通非常便利之地以外，事業的經營都感困難。

七 對外貿易的不振

我國與外國開始通商，爲時已久。

而且一向對於輸出入品所課關稅率又很輕，大都二分至二分五，從沒有超過五分的，可是對外貿易的總額，迄今也尙只十七八億內外。在一八六四年初有關稅報告的時候，輸出入額僅只一億五百三十萬兩，徵諸今日的總額，其增加率，雖不及日本之異常發展，而較諸一般諸國，尙可說毫無遜色。不過，因爲我國是銀貨國，輸出入貨物的價格，不能不隨著金銀比價的變動，而受影響，故以銀價來表示的上述貿易額之增加，未必就是貿易品數量的增加，因此，此種增加率實不能用以與外國比較。我們若試將我國的貿易銀額，依照倫敦的平均匯兌市場換算，則一八七〇年的貿易額爲四千鎊餘，最近的貿易額爲三億鎊內

外，其增加率是非常的小。由是足見我國的貿易，是陷於不振的狀態。

這樣，因爲貿易的發達很緩慢，所以我國的人口，雖占全世界人口之二〇%，而對外貿易額却不能占世界各國貿易總額之二〇%。所以每人的平均貿易額，即以四萬萬人口來計，也只八元內外，不僅遠不及日本的八十六元、埃及的八十八元、希臘的七十八元、秘魯的六十五元、智利的四十六元、土耳其的四十七元；且與暹羅（二十二元）、印度（十九元）、也不能比擬。世界各國之中，除近年的俄國以外，幾乎都是不足道的小國，不能與我國並比。然而這樣的堂堂大國，却貧弱至此；對外貿易竟如此的不振，其原因究何在呢？

我國貿易不能發達的根本原因，實緣於國民購買力過於貧弱所致。我們考察過去的統計，可知我國的貿易，

必在輸出貿易增加之後，始見輸入貿易的增進。例如因爲歐戰時候，我國的貿易有空前的發展，所以到了戰後，即一九二〇年以來，世界各國的對外貿易，雖一時不振而顯著的衰落，而我國的貿易，則因爲輸出增加之後，輸入貿易必盛的關係，當時全體的貿易額，就顯著的繼續增加起來。這便是輸出不振，輸入即不能增加的實證。即我國，因爲農民占國民之八〇%，一向又只保持自足經濟，致國民經濟非常幼稚，到今日已漸陷於由生產品的輸出以輸入外國品的困境。固然，無論何國，只要是以農業經濟爲立國基本，就不免發生此種事象，然我國則因爲一向儘量的保持自足經濟，更至貿易缺乏融通性。所以我國對外貿易之不發達，歸根結蒂的說起來，乃是輸出貿易不振之故，在輸出貿易未見振興的時候，究不能希望輸入

貿易的增進。尤其是近年以來，輸入往往超過輸出，其入超只賴海外僑民及各國公私的投資以救濟，所以輸入貿易，更有不得不隨伴輸出貿易之勢。我國近來之所以甚感資本的缺乏者，要亦輸出貿易不發達的緣故而已。

八 結論

要之，我國的人口，雖然因經濟力的不足，而現過剩的形態，而因為耕地面積原來頗廣，氣候亦溫暖，倘能適當地利用土地，必能生產莫大的食物原料。而因為農業尚是原始的，土地的利用，都採粗放的農法，所以雖擁有廣大的可耕地面積，亦仍不免自外國輸入許多穀類，致在任何地方，幾乎沒有一年不發生飢饉狀態的。是故今後若欲促農業有所進步，則不僅要開墾荒地，一面且必須加以集約的經營，然後在農業生產上行適當的分

業，使各地有最適當的生產。倘若如此，則不僅我國的國富，能由此亢增，而且因為我國是足與歐洲相匹敵的大陸，各地方間的氣候風土，都顯然的有所不同，故各地行最適當的生產，在富源利用上，實有重大的意義。我國農產物的輸出，穀物固然有利，但現在則以原料農產物為最有利；若使此種物資的生產輸出旺盛，實不啻促我國經濟進步的捷徑，所以今日我國各地，可不必專門生產該地人民生活所必要的穀物，還是使其生產最合宜的生產物為當。總之，我國因為國內產物豐富，一向毋須仰給於他人，能够保持所謂自主的孤立經濟，所以如對外貿易，也是被動的即為外國所強迫，不得已而允許他們的；所以我國自身並沒有打算開發本國經濟資源的企圖，即在今日，也還有以自足經濟為國是的傾向。固然，像我國那樣

的物產豐富，儘可以立自給經濟；可是時代不同，在今日，已因人口增加，而陷於貧乏的狀態了，若其再要勉強維持自給經濟，則不免愈加妨礙生產的發達，延而阻止一般經濟的進步。是故今日我們所應取的方策，先得對於各地及全體之農業生產物，與以有利的銷路，以刺激農民，使其生產方法有所改良。因此，上述的妨礙生產發達的各種原因，雖然必須改善，而因為根本的改善，必有俟於國情的改變，故剷除如自己封鎖生產物銷路那種人為的障礙，即廢止國內通過稅及輸出稅，與夫取消米糧出口的禁令，實為目前最大的急務。第二要務，則為開發交通，蓋惟交通機關發達，轉運既便，生產物乃有暢銷的可能。這樣，欲求中國經濟的重振，實除發達生產事業以外無他道，是則我們所竭誠以希望賢明的政府當局者也。

